

名门盛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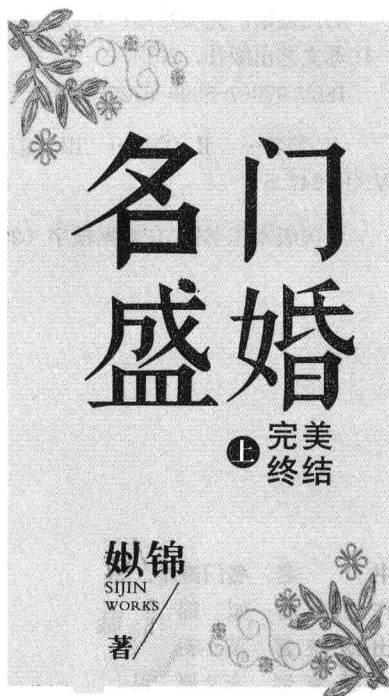
完美
终结

姒锦
SIJIN
WORKS
著

“女海岩”姒锦再掀虐恋悬疑小说新高潮
冷酷霸绝特警英雄VS娇俏毒舌貌美少女
他不停地让步、妥协，她也不甘心归他所有，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他不得不握紧拳头，
承受爱绝成伤的惨痛代价……

疯狂年少
岁月如歌
抵死缠绵

M I N G M E N S H E 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门盛婚：完美终结：全2册 / 姒锦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1
ISBN 978-7-5399-6727-1

I. ①名… II. ①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6776号

书 名 名门盛婚·完美终结
作 者 姒 锦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崔 悦 王雪思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70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727-1
定 价 55.0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名门
MINGMEN
SHENGHUN
盛婚
完美终结

目录[上]

- Chapter 1 野外生存，惊险刺激情深深 / 1
- Chapter 2 月下缠绵，冷面男的醋酸味 / 31
- Chapter 3 欲爱难休，千钧一发大逆转 / 63
- Chapter 4 阴谋阳谋，将计就计反将军 / 83
- Chapter 5 因果循环，难解的两个秘密 / 103
- Chapter 6 幸福来临，睫毛在吻下颤抖 / 133
- Chapter 7 头皮发麻，山雨欲来风满楼 / 164
- Chapter 8 执子之手，一辈子必将不负 / 187
- Chapter 9 转危为安，一胎中俩喜事多 / 226
- Chapter 10 诡异自杀，勾魂夺魄小妖精 / 258

名门
MINGMEN
SHENGHUN
盛婚
完美终结

目录[下]

- Chapter 11 坑蒙拐骗，与真相擦了边儿 / 301
- Chapter 12 生死游戏，谁的爱情不成伤 / 317
- Chapter 13 痛并快乐，你方唱罢我登场 / 354
- Chapter 14 三鸟一宝，好戏连台大惊喜 / 386
- Chapter 15 火热碰撞，阴谋破碎的抉择 / 407
- Chapter 16 一哭一笑，甜涩的不同滋味 / 422
- Chapter 17 雪中热吻，难解的间谍暗语 / 454
- Chapter 18 冤冤相报，弦儿绷紧要拉开 / 482
- Chapter 19 心慌意乱，玩得一手好计谋 / 510
- Chapter 20 命运逆转，春花秋月人间冢 / 553
- 后记 / 600

Chapter 01

野外生存，惊险刺激情深深

“住院了。”冷枭淡淡三个字，宝柒瞌睡虫不见了。

宝妈得知游念汐的事情，接受不了突然打击，就那么昏厥了过去。现在她刚刚醒过来，想要见一下宝柒。

宝柒半分钟都不想再停留，直接往医院赶。宝女士是上午九点多被送过来的，他们仨进病房的时候，宝妈已经检查完了。

医生的意思她没有什么大毛病，目前主要是血压有点偏高。医生建议她要保持心情舒畅，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要太过激动，否则容易诱发多种老年性疾病。

宝女士的目光落在了冷枭的脸上，不好意思地说：“老二，念汐的事儿是我不好，对不住了。唉，念汐她爸是我的远房亲戚，当初请他来冷家帮奎哥做事儿也是我举荐的，觉得他人老实，家庭条件又不好。谁知道他们夫妻俩双双出了车祸。念汐这孩子，这些年我也没有怎么管过她。我想不通，明明就是乖乖巧巧的一个女孩子，怎么突然就变成了那样儿的人了？又敢杀人，又敢放火的。你说说看，我这都是造的什么孽啊。”

冷枭沉默好久才说：“大嫂，与你无关。”

“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想的。她已经跟你都……都那样儿了，老头子也同意她嫁入冷家来了，大家对她都挺好的。你说说，她这么做图的究竟是啥啊？糊涂啊！太糊涂了！”

因为游念汐的真实身份并没有对外界公开，宝镶玉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她所犯下的罪孽，不过就是杀人和放火这两项罢了，并不知道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自然，她也不知道“假冷泉”事件。

余光扫一下冷泉，宝柒心里暗笑，撇了撇嘴，没有接话。

泉爷的眉头拧得更紧了，感应到宝柒促狭的目光，面色不愠地沉声说：

“大嫂，那个男人不是我。”

“不是你？不是你他怎么会在咱们家里？不会吧，念汐也不能认错人啊！”宝镶玉的吃惊半点儿都不奇怪，换了谁都不会相信的。她看了看冷泉，又看了看宝柒，心下的猜测不断，一张脸写满了疑惑。

“妈。”知道老妈的性子，不到黄河心不死，宝柒笑着打断了她的话，将话茬接了过来，随口说：“那天下午的男人，真的不是冷泉。”

宝女士此时反应特别快，倏地转过脸来就看她。

“不是冷泉，你又怎么会知道？”

心里咯噔一下，宝柒能说，因为真的冷泉在和她在一起？

当然不能。

清了清嗓子，她瞄了冷泉一眼，笑容十分自然，“因为那天下午，冷泉他正在……”拖了一下“在”字的尾音，她俏脸儿上的笑意更加浓了，“他在部队检查女兵宿舍的卫生。”

为了配合自己的言词，她还故意委屈地吸了吸鼻子，让声音听起来更有感染力。

入夜。

京都郊区某私人别墅。

大总管金子垂手站在上野寻面前，耷拉下的脑袋几乎要掉到胸口了。

“主上——”

挑眉轻瞄着他，寻少邪气的样子，看着比他轻松了许多，“金子，黑玫瑰还没有消息吗？”

金子手指攥在了一起，回答有些不着边儿，“主上，暗桩子死了。”

“死有余辜。”

四个字，上野寻说得云淡风轻，死个人和死只蚂蚱差不多。

暗桩子，正是宝柒在D区刑侦大队见过的那个挑事的暗疮男。他是游念汐的联络人，在游念汐手底下做事的。大火发生之后，正是他骑着电动三轮车接游念汐离开现场。不过，当时的天网监控里只瞅到了车屁股，没有人见到他的样子。

低着头，金子不敢接话。

神色沉沉凝视着窗外好一会儿，上野寻讥诮邪魅的唇角慢慢落下了，不轻不重地问：“什么时候的事儿？”

“暗桩子的尸体刚刚被人发现的，当时就报了警，警方应该很快就会有动静儿了。主上，根据我们的消息，那个杀他的人手法非常高明，简直可以说是滴水不漏。现场没有指纹，没有监控，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追查的线索，作案工具是一把手术刀，也留在现场。他是被人切开颈部大动脉死亡的，下手极快极狠，非常专业。我怀疑就是黑玫瑰干的。”

微微一勾唇，上野寻轻笑，“金子，你真聪明。”

“我……主上，我不敢。”身上抖了三抖，看到主上笑得那么灿烂，金子就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暗桩子是黑玫瑰杀的。依主上的智慧，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别瞧他面上带着笑容，其实金子知道，主上这会儿正在火头上呢。

铃木背叛，黑玫瑰背叛，足够他恼火了。

这次他们设计对付冷枭，本来计划得天衣无缝。之前他就已经查到冷枭在利用黑玫瑰准备搞曼陀罗，而他要利用黑玫瑰和铃木反过去搞冷枭，那边儿本来是不知情的，唯一的知情人只有铃木本人。

这次他们从R国调过来的人手，除了十来个用来混淆视听的小角儿，其他人压根儿就不在马场，而是埋伏在离私人马场约有十公里的地方待命。本来准备等铃木手上的次声波武器发生了作用，他们再去清场完事，一举多得。

没有想到，冷枭不仅缴获了次声波武器，击毙了铃木，连半根毛儿都没有掉。

再次败在冷枭手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让曼陀罗组织，面子里子都没有了，主上能舒坦吗？

主上不舒坦，金子自然也不舒坦，想了想，他又不得不小声儿询问：

“主上，我们还要继续追杀黑玫瑰吗？”

上野寻抬起头来，看着他，目光里的阴戾若隐若现，嘴角却似乎是噙着笑的，三个字说得淡到了极点，“你说呢？”

“继续追杀！一定要找到这个该死的叛徒，逮回来家法处置。”

“蠢货！”刚才还坐在那儿不动声色的上野寻，突然抓起桌面上的大水杯甩了过去，微笑的神色没有了，浑身上下充满了一种诡异的森冷。

金子倒退了一步，手心捏紧，“主上，我说错话了吗？”

寻少眼底刹那间失神。

如果铃木没有背叛他，该多好？

说来，铃木还没有算完全背叛他。虽然他放过了黑玫瑰，但没有把次声波武器带回来杀自己，或者带着冷枭来剿灭组织，而是选择了同归于尽。

几秒之后，他回过了神儿来，脸上再次浮现出一抹诡异的嗤笑。

“追杀不必。只查，不杀。”

“啊，为什么？”金子倒抽了一口冷气，有些不明所以，“难道主上想要放过她？”

傻乎乎的金子，幸好还忠心。

身体缓缓靠向沙发，寻少幽深的眸子彻底笑开了，一双细长的眼眸里满是阴戾和等待抓捕猎物的狡黠，“她活着，我们就轻松。咱们干着见不得人的买卖，就不要去操警察的心了。”

“哦。”挠了挠脑袋，金子将他的话在脑子里思考了好久。

终于，他还是想明白了。

化被动为主动，有了黑玫瑰作为目标，曼陀罗的目标自然就小了许多。

“主上英明！”由衷地赞叹着，金子说完又汇报道，“对了，主上。铃木的尸体现在还在警方手里，没有人去认领安葬……我们……”没有继续问下去，因为他看到上野寻蹙了眉。

没有看他，没有回答。

上野寻手指按压在太阳穴上，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宝柒，正在期待被拯救中。

自从上了冷枭的车，她就被他带着一路出了京都城，不知道究竟要去哪儿。道路越走越偏远，汽车上了高速，速度越来越快。

极目远眺，巍然屹立的大山近在眼前。一片郁郁葱葱的大森林，宁静而悠远，仿佛一个历经久远，岁月沧桑的老人。

冷枭说带她去一个好地方。

她承认，这儿确实是一个值得惊喜的好地方。

汽车已经不能再前行了，便被停在山脚下。冷枭带着她沿着长满青苔的小道往大山深处走去。一路上各种植物不时伸出枝丫来挡道儿。他们行走在山沟里时，有许多不知名的鸟儿暗夜惊魂，扑扑腾腾地扇动着翅膀从树林里飞出。

景色好是好，别致是别致。

可是，置身于这种能听见山中水滴的幽静处，难道不觉得忒可怕吗？

宝柒的脚已经酸胀得走不动了，她背靠一棵合抱大树，累得直喘粗气儿，不管说什么都不走了，“冷枭，我走不动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抬腕看了看手表，冷枭皱眉。

他还是心软了，任由她休息，专心鼓弄起从车里拿下来的背囊。

“冷枭，你在搞什么？”瞧他一副专注的样子，简直像在做战前准备。

冷枭不回答，侧脸的轮廓在深山暗夜显得冰冷而阴鸷。

盯着他，死死地盯着他，天生细胞敏感的宝柒同志，越发觉得不对劲儿了。

“冷枭……喂？”

“嗯。”终于回答了。

“你在干吗呀？”

抬起头来瞄了她一眼，男人还是不说话。

神秘兮兮地凑近了他，宝柒这才看到他在组装一支M200狙击步枪。眼睛锃亮，她现在再也无心欣赏大山的夜景了，说话声音兴奋了不只一点点，“喂，冷枭，你是不是准备带我去做什么偷鸡摸狗的坏事儿？执行特殊的神秘任务？到底是杀人，还是绑架啊？”

听着她压抑不住的兴奋和好奇声，冷枭的俊脸铁青一片。

他还真没有想到这小流氓胆儿真不小。大半夜被拐带到这种地方来，不仅没有半点害怕或者惊悚，反倒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她现在这股子劲儿，估计让她去杀个人她也会毫不犹豫地下手的。

当然，他带她来的目的很简单——提前体验野外生存。

因为还有一天时间，她就要参加集训大队的小考了。

首次考核的科目，还是他自己定下来的。

他知道宝柒没有过这样的经验，虽然相信她有过人的执着和坚韧性格，但是，他却不能由着她什么都不懂和其他人一起接受那种严酷的野外生存考验。因此，他必须提前教会她一些必备的野外生存技巧。

枪上膛，他向远处瞄了瞄，动作帅气，声音冰寒。

“宝柒，如果你身上什么都没有，能走出这座绵延几十公里的大山吗？”

一听这话，宝柒刚才期待的兴奋心情没有了。

难道真是为了来折腾她的？挑了挑眉头，她扭曲着脸蛋儿，恨声说：“刚才不是我自己走进来的，难道是你背我进来的呀？”

“不仅能走，还要在山里生存。”

“我又没疯，我为啥要在这儿生存？”

阴恻恻地斜睨着她，冷枭瞅着她满脸不爽的小痞子劲儿，大手挥起来，抚上了她的后脑勺，叹了一口气，神色沉沉地说：“因为，你要接受考验。”

接受考验？

宝柒看着他严肃的冷脸，她有点儿明白了。

虽然没有吃过猪肉，到底她也看过猪走路。野外生存训练这档子事儿她没有干过，却听过不少。对于特种部队来说，这都是常规性训练的小儿科。

想一想，心肝儿都得抖三抖。

眨眨眨眼，她又憧憬开了，“首长是准备亲自给小兵传授绝活儿？喂，这算不算是给我开小灶？”

从来没有对战士搞过特殊化的冷枭同志，沉吟了几秒，稍微有些别扭地勾起了唇。

“算……吧？”

“嘿嘿！”腾地一下站起身来，宝柒怪叫几声，开心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叫算吧？当然算开小灶。行，首长英明，小兵赞成。赶紧的，咱们现在就开始教。”

现在的宝柒儿正处于蜕变和成长阶段，凡是觉得对自己考核过关有用的东西，她都能够虚心求教和接受。冷枭的名声她知道，本事她也亲眼见过。他既然肯屈尊教导，指定有他的绝活儿，比如那种江湖上传女不传男，传儿不传女的东东什么的。

嘿嘿嘿，越想越爽，她私心里终于满意了。

有了冷大首长的私人教导，岂不是事半功倍？就像那些大片儿里演的那样。一夜之间，她获得了十成的功力，明天清早，等她再次走出大山时，就可以横刀立马，威震整个特种部队了。

热血沸腾，恨不得一脚踏平整个山峦。

啊，牛掰的特种兵女战士就要诞生了。

为了不扰民或者引起其他的什么恐慌，冷枭在枪支上装了消音器后将枪递给她，看着她得瑟的小样儿有些好笑。伸出手来捋了捋她的头发，斜靠在一棵合抱的香椿树上，声音冷沉地说。

“宝柒，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是为了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为了你自己和战友的生命安全，懂吗？”

拖后腿，跑不动，打不来，上了战场不仅自己去送死，还得连累战友们。

“我懂了，首长，为了战友的安全，赶紧教我绝活儿吧。”

冷枭自然不知道她心里那些搞笑的小九九，盯着她期待的脸色，他继续说着不着边际的话题，“真正带兵的人，都得对兵狠。宠不得，护不得，训练中受伤流血，是为了确保他们都能活着。”冷首长平常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男人，此时说来，冷峻的脸上更是充满了骇人的严厉。

在红刺，宝柒听说过一些特殊任务的惊心动魄，想到过战友们的生离死别，突然发现，其实冷枭是爱兵。

因为爱兵，所以才严格。

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宝柒却能够体会到那种感觉。

害怕自己一会儿被感动得泪水横流的形象，她邪气地掀起唇来，微笑着说：“首长，思想政治总动员，咱能不能先别讲了，把你那些绝招儿都使出来教我？告诉我，怎么才能在短时间内练就一身的特种兵功夫。能上天，能入地。”

冷枭却说：“不要想得那么天真，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吃苦就能得来的。”

一股想做王牌女特种兵的精气神儿，瞬间退散了开去，宝柒脑子里兴奋细胞们，也都通通被冷大首长一句话全体击毙阵亡了。哎，看多了小说和电视剧果然不太好，大脑思维太容易跳脱现实了。

想到这里，她又有些佩服游念汐了。

一念至此，她心里一阵突突，既然没有绝招儿，既然反正都是要吃苦，不如……

不如，明天再苦吧。

拽着男人的袖口，她哼哼道：“冷枭，你是天资聪慧，我是本性愚钝，恐怕要有负你的栽培了。大晚上的，咱找个地方洗洗睡吧。嗯？”

瞧着她说得言之凿凿，其实想当逃兵，冷枭眸色一暗。

迎着凉风，他站得身姿笔挺。

“宝柒，想成为真正的特种兵吗？”

这句话，太热血了！

心里狠狠闪了闪，宝柒坚定地冲他喊：

“想！”

大山深处，除了树木什么也没有，在这样静寂的环境里，她响亮的一个“想”字，显得铿锵有力，直刺她自己的神经。

她想！而且，她一定能！

指着远方看不清的山峦高大的黑影，冷枭突然沉了声音，目光骤冷。

“去吧，12点钟方向，有人等你！”

一时间，宝柒毛骨悚然。

12点钟方向有人等，怎么这句话听上去那么诡异呢？

手掌遮在眼睛上，宝柒仰着脑袋望向远处的山峦——黑压压一片看不到底，什么都看不明白，树林的黑影层层叠叠，密不透风，看上去既阴森又恐怖。

要她过去干吗？

狐疑地转过头来，她一双雾霭沉沉的眼睛瞪大了，目标正是6点钟方向的男人那张面无表情的冷脸。

迟疑着，她问：“冷枭，你确定没说错？”

“你觉得呢？”

一本正经地虎着脸反问，意思是肯定。

臬爷霸气冷峻的面孔下，其实隐藏着一颗并不太安稳的心。

让她独自夜行，他难道就不担心吗？

宝柒猜测着，拧紧了眉头。

转瞬，小脸上又憧憬上了笑容，“冷臬，到底让我去做什么事儿？”

“去了就知道。记住，一直往12点钟方向走。”瞅着她满脸期许的小模样儿，冷臬一只手沉沉落在她的肩膀上。替她理了理背囊，摆正了枪支，沉着嗓子说：“去吧，执行命令！”

“是！”

命令两个字出口，宝柒条件反射地回应了。

在部队里被命令惯了，就会忘记自己的本性。令行禁止不是靠说和想的，而是不由自主做出来的。

算了，管它的。

吹了一身儿的凉风了，即便她再忐忑，也不得不出发。

因为首长说了，执行命令。

“宝柒。”

不料她刚转过身，步子还没有迈出，冷臬又喊她了，“一路小心。”

“知道了。”转过身来，冲他眨了眨眼，宝柒心里一凛。

怎么有一种战场临别送战友的感觉？

不经意地掠过他背后那棵大树，她心里叹了口气，突然牛头不对马嘴地悠然摇头。

“这棵树真像情侣树。”

他们休憩的香椿树，与其说是一棵大树，不如说是两棵树的合并。一棵树明显高大，一棵树长相娇小，两棵树从根部就紧靠在了一块儿，中间的树丫互相伸展缠绕，宛如天生就是一体。一开始她认为是一棵树。现在仔细一看，其实它们根本就是两棵树。

情侣树，恰如其分。

心思微动，冷臬走到她的手边儿，替她理了理衣领，再一次面色如常地叮嘱。

“快点，你行的！”

“废话！我当然是行的！”斜着眼睛横了他一下，宝柒再犹豫，也不会露出怕的样子来。反手一握，抓住了男人的手腕，她说得义正词严：“放心吧，我不会给咱首长丢人的。”

有了信念，刚才进山时的酸胀感似乎彻底消失了，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完成一

件什么特定的使命，一件对于她来说相当重要，影响前途和未来的使命。

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她终于手足并用地攀上了12点钟方向那座最高的山峰。

诡异的事儿出现了，上面一个人也没有。

她晃动着电筒，察看着地形。

真是没有人。耳边有呼啸而过的山风，凛冽寒冷地刮在她的脸上。站在山顶树林里，不知道到底离情侣树有多远了。依稀见到黑影重重的山峦连绵不断，一片又一片紧密衔接，像是永远都没有尽头一样。

心里稍稍一动，她拧着眉头，扯开嗓子大喊：“喂！有人吗？”

没有人答话，回应她的只有呼啸的山风。

“喂，有人在这儿吗？”她又喊。

四周，一片寂静，她的声音在黑暗的树林里，惊起了几只鸟的回应。

原地转着，她有些弄不懂了。

一步，两步……她的眉头皱得紧紧的。

突然，她耳边响过一阵窸窣窣窣的细微声音，辨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像是两种什么东西互相摩擦出来的，非常的细小，几不可闻。

心里空了空，她连忙竖起了耳朵，仔细再听，以便辨别发出声音方位。

可惜，再也没有声音了，整个树林和天地，再次恢复了寂静。

幻听？我靠！果然是累了。

可是怎么会没有人呢，难道冷枭骗她的？

不对呀。冷枭再混蛋也不可能拿这种事儿来开玩笑，还说执行命令。既然他说有人在这个地方等她，就一定会有人在这里等她的。定了定神，她继续拿着手电筒晃动着，扩大了搜索范围，一边走一边喊。

正当她惶惑不安的时候，那种奇特的声音，再一次凭空响了起来。

咚嗒——咚嗒——咚嗒——

一声连接着一声，非常有节奏感。

声音随着她的走近，传递到耳朵里的时候，越来越清晰，清晰到足够让她辨别不是自己的幻听，更不是山风或者鸟类的声音。

难道有野兽？

心脏咯噔一下收缩住，好不容易她才敛住了心神，沉着嗓子大声问：“谁，谁在那里？出来！”

还是没有人回答她。

她小心翼翼地循着声音方位走了过去，手电筒的光线毫不犹豫地往目标直射。

前面亮堂了，突然，她的眼睛瞪大了。

心跳，骤停了一秒，差点儿失声叫了起来。

手电筒光线聚焦之处，竟然是一口大红漆刷成的木质大棺材。

娘啊！

黑暗里，深山顶，一口大红的棺材，棺材里还有声音。

暗夜，是如此寂静，一时间，山风刮过的声音似乎都被完全隐匿了。她似乎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还有棺材里忽有忽无的咚嗒声。每一下都像是敲在了她的心上。

手脚顿时冰凉，脊背透出一抹寒气，鸡皮疙瘩，一点一点蔓延全身。

她的手微微抖了一下，就着手电筒举起M200狙击步枪给自己壮胆儿。

不害怕是假的，可是心虚脸不虛是宝柒的个性，沉着嗓子，她怒叱道：“谁在里面装神弄鬼，赶紧给本姑娘滚出来！”

咚嗒——咚嗒——咚嗒——

回应她的依旧是大红棺材里的摩擦声，现在她终于有点明白了，刚才她听见的那种窸窣声儿，好像是衣料和木质棺材之间摩擦出来的。

有衣料，就有人。既然能动，就不会是死人。

除非，有鬼。

动了动嘴唇儿，她眼睛微眯，盯着三米开外的红漆大棺材，心里九曲回环浮上许多念头。觉得简直不可思议，难道冷枭让她过来，就是专程看“鬼”的？

小时候在农村里，她没少听姨姥姥讲过鬼故事。

那时候，她吓得每每都得抱紧了姨姥姥，一个人连上厕所都不敢去。

现在，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她，手里拿着M200狙击步枪，更何况还是冷枭让她过来的，要让她相信有鬼在棺材里面，实在是太难了。

心里那么想着，只不过诡异的声音不停地传入耳朵里时，那种自然而然产生的惊悚感还是存在的。

毕竟她是个女人，明知道不可能有鬼，还是无法在黑夜的山顶按正常逻辑去面对一口红漆棺材。

咚嗒——咚嗒——咚嗒——

棺材里的声音没有停下，忽高忽低，忽停忽起，好像故意要制造紧迫感似的，在山风配合下，格外具有恐怖效果。就在她思忖之时，那口大红漆的棺材突然左右摆动了起来，摆动的弧度由小到大，像是受到了某种大自然的力度在震动、在晃悠着。

咽了咽口水，宝柒心里还是有点儿发毛。

不过，她没有退路，更不可能后退。

一咬牙，今儿豁出去了。不退反进，她端着枪一步一步靠近了棺材，枪口抵着棺盖儿，冷着嗓子狠劲十足地说：“我知道你听得见，我现在数到十，再不出来，本姑娘可就开枪了啊！哥们儿，你要知道，虽然我的枪法不太好，飞靶什么的很正常。但是姑娘还真不信了，枪口对准了你脑袋，子弹它还能打偏去？哼！”

说完，她拉开保险，子弹上了膛。

多恐怖啊！

可是，棺材里的声音依然故我，咚嗒咚嗒直敲心脏。

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她压抑着，冷声哼了一下，沉着嗓子就开始数数。

“让你装！一，二，三……六，七，八……”

越数越多，她其实也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开枪，万一真是战友可怎么办？不料，就在她数到九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嘭的一声巨响，整个红漆棺材就裂开了，木板在震裂时的气浪和木头冲得她吓了一跳，她一个趑趄往后退开，要不是手里的M200撑着地面，估计得摔个狗吃屎才算完。

当然，宝妞儿的反应并不慢，就在她退后那一秒，里面的人还没有看清，她手里的M200就再次举了起来，娇喝声音随着动作而出。

“谁？不许动！”

“别开枪，是我！”男人邪魅的声音，夹带冷冽的山风低低传来。

咯噔一声响过，宝柒心下大骇。一转头，就看到血狼奔尼帽下的俊脸轮廓。

当然，也仅仅只是一个轮廓。因为他的脸上画着厚重的伪装油彩，黑暗里的光线更是无法瞧得分明。一身正气的红刺特战队作训服，被他穿得没有半点儿正经的感觉，邪劲儿十足。

让她感到吃惊和害怕的不是血狼本人，而是他的速度。

这个吓死人不偿命的师父哦，竟然在她完全没有抵抗力和反应的情况之下，就把她的枪给夺了过去，在他说话的同时，枪口已经抵在了她的脑袋上。

从出现到夺枪，实在太快了，快得她压根儿没有办法看见他究竟是如何操作的。突然得几乎让她产生了一种错觉——他压根儿不是人，而是山中汲取日月精华而生的一个男妖。

思绪千遍，时间不过稍纵即逝。她苍白的小脸儿终于恢复了血色，心脏总算落回了实处，她长长地喘了一口大气，把憋在胸腔的恐惧给发泄出来了。

咧了咧嘴，她慢腾腾地举起了双手，痞气地笑着揶揄，“师父，您老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咱怎么能搞封建迷信活动呢？”

“徒儿，为师大半夜不泡妞、不睡觉，跑这儿装鬼容易吗？你怎么就不配合配合？”